

万圆大钞上的贫穷武士

福泽谕吉 自传



(日) 杨永良 译
福泽谕吉 著

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，
因为比起政治来，思想更持久，更有历史穿透力。

万圆大钞上的贫穷武士

福泽谕吉 自传

(日) 杨永良 译
福泽谕吉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圆大钞上的贫穷武士：福泽谕吉自传 / (日) 福泽谕吉著；杨永良译. — 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18.1
ISBN 978-7-5496-2392-1

I. ①万… II. ①福…②杨… III. ①福泽谕吉 (Fukuzawa Yukichi 1834-1901) — 自传 IV.
① K833.13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1967 号

万圆大钞上的贫穷武士：福泽谕吉自传

著 者 / 福泽谕吉

译 者 / 杨永良

责任编辑 / 戴 铮

装帧设计 /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：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 /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212 千字

印 张 / 17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2392-1

定 价 / 45.00 元

日本万圆大钞上的福泽谕吉肖像



1984年11月，日本发行新钞，将原本旧钞上的圣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为福泽谕吉、新渡户稻造、夏目漱石三个文化名人，代表日本已进入“文化大国”。其中万圆大钞上的肖像就是福泽谕吉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1 童年 / 001
- 2 游学长崎 / 018
- 3 大阪修业 / 033
- 4 绪方学堂的学风 / 050
- 5 至江戸眼界大开 / 080
- 6 初游美国 / 089
- 7 周游欧洲列国 / 105
- 8 攘夷论 / 118
- 9 再度美国行 / 137

10 明治维新 / 146

11 暗杀疑云 / 182

12 杂记 / 192

13 维持生计 / 207

14 品性家风自成一格 / 231

15 老年余生 / 245

附录 福泽谕吉年表



1 童 年

我暗自偷笑：“一群傻瓜！竟然对着我放的石头敲大鼓、敬神酒祭拜，太好笑了。”我从少年时代便一点都不畏惧神，而且也不认为应该感谢菩萨的保佑。卜筮灵异等一切都不相信，关于狐仙附身等事也都一笑置之。我虽然是个小孩，但精神方面却不受旧有习俗约束。

我的父亲是丰前中津奥平藩^①的武士福泽百助，母亲是同藩的武士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，名于顺。由于父亲的身份勉强可以晋见藩主，所以应该比足轻^②还高数等，属于下级武士，相当于明治时代的判任官。他在藩内负责会计工作，在大阪的中津藩仓储批发处任职，所以我们全家搬到大阪。我们家的小孩都在大阪出生，兄弟姊妹共五人，哥哥是长子，接下来是三个女孩，我是老么。我生于天保五年（一八三四）十二月十二日，当时父亲四十三岁、母亲三十一岁。天保七年六月，父亲不幸病逝，

① 今九州岛大分县中津市。

② 最下级的武士。

留下母亲一人与五个孩子。当时哥哥十一岁，我虚岁三岁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无法待在大阪，五个兄弟姊妹只好随着母亲返回中津藩地。

◎ 手足无法适应中津风土

返回中津之后，我记得，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中津人融洽相处。之所以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，并非有特别的理由，而是堂表兄弟姊妹太多了。既有堂兄弟姊妹，也有表兄弟姊妹，总共数十人。此外，附近的小孩也很多。

虽然有很多小孩，可是我们无法与他们打成一片，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语言差异而觉得可笑。我们兄弟姊妹说大阪话，中津人觉得我们的语言很怪异，我们也觉得中津方言很好笑，彼此因而很少讲话。

其次，虽然母亲出生于中津，但是长久居住大阪，习惯大阪的风俗，不管是小孩的造型或穿着都依照大阪的方式。由于我们穿着原本的衣服，当然与中津的样式不同。除了穿着、语言不同之外，再没有其他原因。不过，小孩子总觉得害羞，自然而然不愿出外与别人游戏，兄弟姊妹只好自成一个孤立的团体游玩。

此外还有一个原因。家父原本是个学者，普通的汉学者。他在大阪的工作是负责与加岛屋、鸿池等大阪富商交际，并掌管藩债的事务。父亲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，他原本只想当个专心读书的学者，不想整天沾满铜臭味，偏偏他的工作是要拿着算盘数钱，还得负责谈判藩国债款延期等事。

从前的学者与今日的洋学者不同，他们看到钱就认为眼睛受到污染。这么纯粹的学者竟然去做这么纯粹的俗事，难怪他会忿忿不平。因此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。

◎ 儒家传统的教育

在大阪时，我年纪还小，尚不用学写字。当时哥哥大约十岁，姊姊七八岁，他们在仓储批发屋内习字读书。该处聘请一位教写字的老师，附近商人的小孩也来学习。当时教写字母是理所当然的，可是大阪是个商业城，所以老师也教九九乘法。当父亲听到兄姊在学“二二得四、二三得六”时，大发雷霆地说：“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小孩子学什么算术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我不让小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习，以后不知还会教些什么东西，立刻叫他们回来！”上述的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。

我可以推测，家父是个对任何事物都很严格的人。从父亲遗留的手书，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。他特别崇拜京都古义学派的伊藤东涯（一六七〇～一七三六年），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，所以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影响我们家人。一母五子，不与人交往，也绝少参加社会上的交际，不管是白天或晚上，只听母亲的教诲。父亲虽然去世了，却宛如活在我们身边一般。

我们居住在中津，语言、衣着与当地不同，兄弟姐妹自然形成一个团体，在沉默之中，显现出自己的高尚气质。在我们眼里，中津人都是俗物，甚至具有血缘关系的堂表兄弟姐妹，在我们心里无形中也都低了一等。我们与中津的小孩交往，从不责备他们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寡不敌众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根本无从指责。在我们内心，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，换言之，打从心底瞧不起他们。

我至今还记得，年少时我在家中非常饶舌，整天蹦蹦跳跳极为活泼，然而我却不会爬树，也不会游泳。其原因大概是我们无法与同藩的子弟打成一片，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的缘故吧！

◎ 虽然家风不严但极为规矩

如前所述，我们与中津人的语言、风俗迥异，所以有时非常寂寞。虽然寂寞，但是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。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，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，兄弟姊妹从不吵架。不只如此，无论如何绝不作下流之事。没有人教导我们，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，我们自然而然如此，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以及母亲感化的力量吧！

以乐器来说，我不曾想听三味线琴等音乐，更别说是弹奏了。也不曾想要看戏。每到夏天，中津即有地方戏演出。遇到庙会，地方戏照例演出七天。如果是由乡下演员演出，藩方会贴出布令：戏曲演出日，武士不准观赏，禁止涉足住吉神社石墙之外。这布令看起来非常严格，然而毕竟只是一个布令，因此下级武士只插一把小腰刀，用头巾遮着脸，大胆地破坏剧团的围篱进去看戏。如果有人责备他们，反而会被他们大声责骂，所以大家都不敢有所指责。商人工人都付钱去看戏，身为士农工商之首的武士却化装易容，大摇大摆地看霸王戏。在中下级武士当中，大概只有我们一家不看戏，我们绝对不去。只要公布了不准超过哪个界线，我们即不越雷池一步。母亲虽是妇道人家，她绝不在孩子面前谈到一句有关戏曲的事；哥哥也不曾说要看戏，我们全家都不提这件事；到了夏天，我们会去乘凉，如果那附近有戏曲演出，我们既不心动，也不会讨论演出什么戏曲，我们全家都对此漠不关心。

前面说过，父亲不甘于当个俗吏，其实他可以脱离中津藩到外面独立发展，可是他没有这么做。当时的局势使他无法自由进退，所以不论什么事他都忍气吞声、安贫乐道。我至今仍为父亲的遭遇感到同情而深觉遗憾。

◎ 长大之后要我当和尚

譬如，父亲生前曾说要我当和尚。如今我推测父亲当时的想法应当是这样的：他认为福泽家由长子继承即可，然而我这个老五却出生了。我一出生就是个骨骼粗壮但肌肉消瘦的婴儿，产婆说：“这小孩只要多喂乳，将来一定长得很好。”父亲听了很高兴，好几次都对母亲说：“真是个好孩子，这小孩将来长到十、十一岁时，我会把他送到佛寺当和尚。”母亲每每提起此事，总是说：“当时你父亲为什么会想让你当和尚，我实在想不通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你大概已经是和尚了。”

我成年之后推测父亲说那句话的当时背景：中津藩在封建制度之下，就如同一切的东西皆整然有序地放置在箱子里一样，经过几百年都没有变动。生在大臣之家，即为大臣，生在兵卒家庭即为兵卒；子子孙孙，大臣永远为大臣，兵卒永远为兵卒，中间的阶级亦然，不管经过多少年，丝毫没有改变。我站在父亲的立场，可以推知，他看清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也无法功成名就。而当和尚则不同，一个平凡鱼贩的儿子，也可以当上最高阶的僧官，诸如此类的事情还不少。我推测父亲大概是如此考虑，才会想让我当和尚。

◎ 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

一思及此，便为父亲感到遗憾。父亲四十五年的生涯都被封建制度给束缚了，终究一事无成，饮恨而逝。他担忧初生儿的未来，下定决心让儿子当和尚。我每次想到父亲心中的痛苦，以及亲情的浓郁，除了痛恨封建的门阀制度，也经常因同情父亲的苦衷而暗自啜泣。对我而言，

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。

我并没有当和尚。没当和尚而居住在家，理应做学问，可是没有人可以指导我做学问。我虽有兄长，但哥哥只大我八岁，中间都是女孩，母亲也一人忙着家事。我们并非富裕的家庭，可以请佣人帮忙，母亲一人烧饭煮菜，还要照顾五个小孩，无暇顾及我们的教育，可说是放任我们发展。中津藩内，虽然也有小孩读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等书，但是并没有人奖励。特别是没有一个小孩爱念书，并非只有我不爱念书，可以说天下的小孩都讨厌念书。我当时很讨厌读书，所以不去学堂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既不习字，也不读书。

◎ 十四五岁立志读书

我虽然整天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，可是到了十四五岁，附近的人都已经开始读书，只有我一个人不读书，自己也觉得羞愧。因此我开始立志求学，到乡下的私塾学习。由于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，觉得极为腼腆。别人已经开始研读《诗经》或《书经》的内容了，我才开始念《孟子》的发音。

奇怪的是，当我参加那家私塾《蒙求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的研读会时，或许是我具有少许文才天赋，竟然能够了解文章的含意。早上教我发音的老师，到了下午与我一起参加研读会时，我反而胜过老师。老师是一位只会读字而不甚了解文义的书生，所以在研读会上要赢他并不难。我曾换过两三次私塾，其中教我最多汉学的是白石老师。我在白石老师处学了四五年的汉学，古书的文义对我而言并不难，我的汉文程度突飞猛进。

◎ 熟读《左传》十一遍

在白石私塾所读的汉书如下：该处以经书为主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当然包括在内，所有的经义都要研读，特别是老师喜欢的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学得最多。此外，老师传授《蒙求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书，我都专心听讲。之后我开始独自研读。史书方面，我读了《史记》、前后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五代史》、《元明史略》等。我最拿手的是《左传》，一般书生只读《左传》十五卷中的三、四卷，而我全部读完，前后大约读了十一次，比较有趣的地方就背诵下来。

由于专心向学，我总算勉强成为半个汉学者。我们属于龟井学派^①，我的老师极为崇拜龟井南冥^②，与其说他不大教我们作诗，还不如说他瞧不起诗歌要来得恰当。他批评广濑淡窗^③是个半调子诗人^④，连题诗都不会，也不会写汉文，真是下三滥。老师如是说，弟子也如此认为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他不仅批评广濑淡窗，对赖山阳（一七八〇～一八三二年）等汉学者也极不推崇，甚至轻视他们。他严厉地批评说：“真是拙劣的文章。赖山阳等人写的东西若算是文章，那么天下没有人不会写文章。”老师这么教，我们也就对赖山阳心存轻蔑。不只是白石老师如此，家父亦如此。

父亲居住在大阪时，山阳先生住在京都，父亲理当和这位大儒学家

① 古文辞学派

② 一七四三～一八一四年，汉学者。

③ 一七八二～一八五六年，汉学者。

④ 原文是“俳谐师”，俳谐是日本的短诗，汉学者认为俳谐不入流，汉诗才是正统。

交往才是，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。有一位名叫野田笛浦的人是父亲的好友，野田先生是何许人我不清楚，可是家父避山阳先生而就野田笛浦，这大概是家父认为笛浦先生是一位传统典型的学者吧！龟井南冥等儒学家也不取朱子学，只立经义一说，所以龟井学派的人总是不喜欢山阳学派。

◎ 手艺精巧

以上是有关学问的事情。与藩中武士阶级的小孩相比，我的手艺相当灵巧。譬如，物品掉落井中，我会想办法将它捞起；橱子的锁打不开时，我会将铁钉等物弯曲用来开锁。这些我都觉得很有趣。此外，我对裱褙纸门也很在行，我们家的纸门当然是我裱褙的，有时还被雇到亲戚家里去裱褙。总之，不管做什么事，我的手艺都很精巧，而且做事认真，当然我自己也兴致勃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工作也增加了。本来我就是中下阶级的贫穷武士，所以样样自己来。我会做木屐带，竹皮屐剥落了我自己缝，不仅是我自己的，连母亲、兄弟姊妹的都由我修理。有时还买榻榻米针来换榻榻米的表席，有时则削竹子制作桶箍。此外，修理门的破洞或屋顶的漏水也理所当然是我的事，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做。接着更进一步，我开始做起副业，有时做木屐，有时做刀剑的配件。我不会磨刀，但会涂刀鞘、卷刀柄、其他金属的加工，虽然是乡下的技术，但也有模有样。现在我家里还有一支我用“虫眼涂法”涂的腰刀鞘，不过我并不满意。这些杂事都是我向附近兼差副业的武士学来的。

◎ 看到制作锯锉大吃一惊

制作金属工艺，锉刀是首要的工具，而且也是由手工打造而成的，我为了制作锉刀花费了相当多的苦心。一般的锉刀我也能够用钢铁制造，但是锯锉对我来说就相当难了。后来，我到江户时大吃一惊；我来到江户之后，在芝区田町，地点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，也就是进入江户之后大路右手边的房子，有一个小工匠在敲打锯锉的纹路。他将皮革置于锉刀底下，用鏊刀雕刻，刀法利落纯熟。

我在那里伫足，边看边想：“不愧是大城市，能够做出如此困难精巧的东西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！我从没想过要制作锯锉。江户的一个小孩竟然能够做得如此精巧，此地工艺进步得令人难以置信。”换言之，我来到江户的第一天就看到令我佩服的事物。

我从少年时代开始，除了读书之外，尽做些俗事，也尽想些俗事。即使上了年纪，仍对手工艺感兴趣，经常买些刨刀、凿子等，想制作、修理一些东西，这些也尽是俗物。我不具所谓的审美思想。我一生都极为煞风景，对衣着、家居等物都不执着，不论住什么房子，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。上衣也好、内衣也罢，都不讲究，何况对流行的花纹式样更是漠不关心，可说是完全不解情趣。在器物欣赏方面，我最拿手的是鉴赏刀剑制作得精良与否，以及器物是否具品味与匀称等事。我虽居住在乡下，但经常制作手工艺品，自然而然培养出鉴赏的眼光。

◎ 光天化日拿着酒瓶上街

对世间的一切都不在乎是我与生俱来的个性。我对周遭的事情都无

动于衷。藩国内的中下级武士欲买酒、油、酱油等民生用品时，由于没有属下，必须亲自到店家购买。然而当时的武士阶级，认为身为士农工商之首，上街买日常用品有失武士的身份，因此他们皆绑着头巾在晚上出门。

我最讨厌头巾了，打从出生起就没绑过头巾。我心想，买东西有什么不对？花钱买东西根本不须顾虑别人的看法。我买东西时，总是抛头露面。由于我是武士阶级，必须配带长短两支武士刀^①。晚上就不用说了，即使白天，我也公然提着酒瓶去商家。血气方刚的我自鸣得意地想：钱是我家的钱，又不是偷来的；其他的武士绑着头巾，那种优越感反而欲盖弥彰，看起来真可笑。

当家里招待客人时，如果母亲吩咐我煮萝卜、牛蒡等东西招待客人，我会遵从她的吩咐，因为那是应该的。可是我最讨厌一大堆客人在家里喝酒喧闹，我心想：他们真是俗物，要喝酒的话赶紧喝完回家去吧！然而他们偏偏不回去，而且家里狭窄，我没地方可去。当客人喝酒时，我没办法，最后只好躲进棉被橱里睡觉。因此，只要有客人要来，我总在客人来之前工作，一到傍晚，由于自己也喜欢喝酒，所以迅速地喝酒、吃饭，然后躲进棉被橱。等客人回家之后，我才到平常睡觉的地方睡。

家兄年纪较大，朋友形形色色。有时我听他们谈论时势，自己根本无置喙的余地，只有被到处差遣的份。当时中津藩的学者最崇拜的人物是水户藩主，亦即烈公^②，还有福井藩主春岳^③。众学者都对水户藩主敬佩有加，尊他为水户大老，或隐居大人。由于这些学者都是谱代大名^④的

① 佩刀与姓氏为武士的特权。

② 德川齐昭，一八〇〇～一八六〇年，谥号烈公，主张尊王攘夷与爱民的德治主义。

③ 松平庆永，一八二八～一八九〇年，号春岳，致力于藩政改革，奖励富国强兵。

④ 德川家康称霸日本之前的臣子。

部下，所以不敢直呼水户大老的名字，视他为天下首屈一指的人物。当时我受他们的影响，也如此认为。

还有江川太郎左卫门^①，他也是幕府的旗本^②，在中津很受敬重，大家在背地里仍以尊称称呼他，不敢直呼其名。有一次，我听哥哥他们说，江川太郎左卫门是晚近少见的英雄，即使在严冬也只穿一件有衬里的衣服而已。我听了心想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任何人都能做到。于是每天晚上我只穿着一件铺棉的睡袍睡觉，榻榻米上也不铺垫被。母亲看到这光景，屡屡训诫我：“别傻了！你会感冒的。”可是我依旧我行我素，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。当时我十五六岁，一切只是为了不服输，当然我当时身体也很健康。

在那个时代，说到学问就是指汉学，家兄当然也是只专攻汉学的人。不过他与其他汉学者的相异之处是，他受到九州岛大分县帆足万里^③的影响，因此他也学习数学。帆足先生是个大儒，然而他喜欢数学。他曾说：“枪炮与算盘是武士应该注重之物。如果认为算盘应该交给小吏、枪炮应该交给步兵掌管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帆足先生的说法在中津广为流传，武士阶级中的有志之士欲学习数学者甚众。家兄效法前辈，算盘打得相当不错。这一点他与一般的儒者有点不同，但其他方面，他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。

◎ 兄弟问答

有一次，家兄问我：“你以后想当什么？”我回答：“首先，我想

① 一八〇一～一八五五年，西洋炮术家。

② 一八〇一～一八五五年，西洋炮术家。

③ 能晋见大将军的阶级。⑥ 一七七八～一八五一年，儒学家、荷兰学家。